

## 時間碎片的走馬燈：教書五年雜想

藍佩嘉

2006.12 台大社會學系友會通訊

2001 年，我回到台大社會系工作，走在校園裡，二十歲出頭的記憶碎片從椰林大道的樹叢中，從文學院的圍牆縫，爭相跳出。在相同的空間裡經歷非線性的歲月序列，像是讀一本小說，硬生生從第二章翻到第五章，令人暈惑。但劇中人物不再穿印染的長裙，我披上藏青的褲裝，撐起老師的模樣，以免走進圖書館，被門口的工讀生兇巴巴地質問：「你的學生證呢？」

開始教書以來，經常有非學院的同輩朋友用好奇兼同情的語氣這樣問我：「現在的學生很難教是吧？」(他們腦子裡的畫面可能是我在教室裡面對好幾排打手機、玩電動的草莓，哈)。差不多啦，我總是這樣回答，我們當年不也是這樣嗎，書沒念完、偶而翹課，躲在被窩裡自以為身世悲壯。

當我們用懷舊的刷子，替過去塗上一層玫瑰色後，對選擇性的記憶微笑，總是比較容易。面對喧鬧的、雜色的、不確定的現在，難免皺起眉頭。

但是，跨世代的學生之間在文字上確有明顯的差異。我收到的作業裡充滿電腦選字出現的同音錯字、沒有標點符號或斷句、不完整的句子與任意的文字組合。這樣的書寫習慣與電腦打字、網路對話的大量使用有密切的關係。昔日大學生活的公共論壇是報紙、校刊，現在是 BBS、部落格、email list。我無意低估網路的公共性，然而，多數部落格成為私書寫的公開日記，BBS 班版或系版逐漸式微，轉而時興隱藏性的網址，這些傾向多少都顯示小眾溝通的網路特性。

此外，研究生有興趣的議題也出現顯著的變化。當年把街頭當教室的我們，立志唸社會學來改變社會，大言不慚地談著發展、革命、階級、社會運動，雖然在這些大寫的關鍵字下，情緒的脆弱與個人的掙扎經常被迫輕忽。如今我面對的研究生，笑笑跟我說：「老師，時代不同了」。她/他們有興趣的是消費、身體、認同、休閒運動，理所當然地把關切範圍鎖定在自己週遭的生活。這樣的現象，固然呼應了近期社會學研究議題上的轉向，但也反映出台灣社會經歷民主化與經濟富足後的生活型態的變化，以及新自由主義、私有化伴隨全球資本主義的擴張。其實，研究消費，哪裡可能與勞動與生產區分開來？個人的經驗與認同，豈不是鑲嵌於政治與經濟的脈絡中？

教書五年下來，頭髮留長了，眼角開始有魚尾爬上，好像比較能夠安靜溫柔地與憤怒躁動、焦慮不安共處一室，可以自在穿著牛仔褲，與當下生活的種種進行無止盡的拔河。我明白了唸社會學對於社會的介入是如此有限而緩慢，而作為一個文字工與教書匠，在學院的官僚習氣與馴化體制裡生存，需要具備信心、耐心和自我警惕。我試著釋放出被抽象理論與偉大國族鎮壓的肉身，公共的社會議題值得努力，但多愁善感與兒女情長也很真實，生產報國之餘，不可忘記大快朵頤與瑜珈健身。

歲月是時間碎片編織的走馬燈，學生來去的身影轉啊轉，短短長長，我遠遠瞥見未來的閃光，輕輕亮亮。